

K 观察

共鸣比狂欢更重要

岁末年初,跨年晚会成了各大卫视亮出绝活的一道硬菜。与春节晚会上歌曲、相声、小品、戏曲、魔术多种艺术形式大杂烩不同,跨年晚会以歌舞为主。对中国人来说,元旦与春节有着不同的情感深度,所以唱唱跳跳的跨年联欢图个热闹和仪式感,不用承载除夕夜浓浓的亲情分量。

于是乎,我们看到的是气质雷同的晚会现场——灯光、舞台、音响显得越来越极致,顶级流量与实力派歌手交相辉映,既收获粉丝的狂热,又保持普通观众的关注。可整场节目看下来,有种流水线式的程式化输出,过后被津津乐道的反而是XX卫视坚持真唱,视听效果真棒;XX卫视室外演出,歌手们一张嘴全是哈气;XX卫视只有华晨宇一个人用实力撑起了全场;XX卫视因为高以翔事件,严重脱粉,晚会不被关注,在竞争对手面前有点尬……

在一线卫视的竞争夹缝中,有一台晚会却在没有宣传攻势的情况下,爆红于网络,进而波及到更多受众,成为新年之际的谈资,那便是自嘲为“小破站”的B站“bilibili晚会——2019最美的夜”。随着口碑的发酵,越来越多未用过B站,或者B站浅层用户纷纷开播按键,一睹真容,分分钟被震撼到了心灵。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场面:无论是B站资深用户还是新人,不管是00后还是他们的前辈90后、80后,甚至父辈70后,以及专业电视从业者,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好评,因为他们同一条共振带上被深深打动。

那是源自青少年美好记忆的被唤醒,内心深处真挚情感的被触动,二次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多元融合,以及审美的高级性与大众性的完美统一。

是卫视晚会做得不够好吗?肯定不是,每台晚会都是举全台之力,耗费财力、物力、人力,工作人员熬过多少个不眠夜



在B站跨年晚会上表演的五月天

才换来的视听大场面。可就像形容一个人奔跑得太快,却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一样,在这个娱乐至死,流量为王的年代,一线卫视也被裹挟着绞尽脑汁拼劲力气向前奔跑。扑面而来的是形式感的震撼与升级,满眼望去皆是流量明星的身影,国际级的舞蹈阵容,足够掀起狂欢,可大幕落下,又有几支曲子能打动你的心呢?

B站晚会也不是没有流量,吴亦凡邓紫棋,再加上五月天、周笔畅、GAI以及胡彦斌,只是这些流量的出现让观众重在关注音乐本身,比如《大碗宽面》的古风与《哪吒》的燃爆全场,与整台晚会的气质互为表里。实际上流量明星并不是晚会的焦点,方锦龙和民乐团神仙打架般的演奏,让弹幕上飘来一个又一个“跪”字;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弹奏的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第一个琴键按下,就有不少书迷们流下激动的泪水,弹幕更是密密麻麻扑面而来;卢卡·苏利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权力的游戏主题曲》,舞蹈演员打扮成美剧《权力的游戏》

中北境老百姓,在凛冬将至的气氛中踉跄前行,弹幕上一边有人感慨着史诗般的享受,也有一波人刷出“闯关东既视感”让你哭笑不得的评语;在《亮剑》中扮演楚云飞的张光北唱起了《中国军魂》,表面上看张光北和他的歌与年轻人似乎有隔阂,实际上《亮剑》是B站上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围绕着这首歌的弹幕全是激励人心的热血赞歌。

这正是B站鬼畜与真诚同在的特质所在,但显然它想打破二次元为主的文化印记,做成所有年轻人喜爱的平台。从这台晚会上看,古典与现代,新番与旧番,流行与传统,B站所做的并没有多么超脱之处,但它把握住了一个重要因素——用户喜欢什么,而不是现在流行什么。本着这个原则,在情感着力点上一发力,让自有的文化特质变得不再小众,打破层层壁垒,进而热情拥抱多元文化,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共鸣。

在追逐流量的时代,在谈资倏忽即逝的时代,走心是一件越来越难的事儿。

浪潮再次来临的时候
——2019文娱盘点

文/韩浩月



网络视频博主李子柒

“每当浪潮来临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伤心?”当新裤子乐队在《乐队的夏天》唱出这句歌词,人们久违地感受到了音乐扑面而来的时代质感。

和往年一样,2019无法用一个词或一种情绪来概括。人们总愿意用新一年的气象覆盖旧一年的记忆,好的与不好的,都该画上句号,开始新的旅程。

这一年,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在不规律性方面,也令人瞠目结舌。《哪吒之魔童降世》再破纪录,票房高达49.75亿元,与《流浪地球》分别位列全球年度票房排行榜第11和第2名,但这两部电影的导演饺子、郭帆都不是学院派,甚至专业与电影没有任何关系。国庆档三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携手创造了50亿元票房,中国电影数年来的追求,在2019年这一年实现重大突破,这三部电影的成功,也是一种集体心态喷涌的结果。

网络视频博主李子柒,在拥有海外700万粉丝之后,被誉为中国“文化输出”的一张名片。李子柒突然之间的“国际化”,在于她无形当中契合了中外网民对人生、生活的渴望。她呈现的视频内容,带有足够多的“童话色彩”,既朦胧又真实。这种“童话色彩”的形成,恰恰在于她是现代生活的反叛者,是科技、智能的抵抗者,是传统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守护者。

80后已经进入了中年,面对一堆流量明星,他们不免脸盲,但当偶像周杰伦面对新星的竞争时,80后采取一种保守、笨拙但又执着的投票打榜方式帮助周杰伦登顶超话榜首。80后面面对舆论场上的焦点转移,并没有感到失落,帮助周杰伦反超登顶,也许是他们进行的最后一次带有文化意味的青春集体祭奠。

一个男生卖口红,这在前互联网时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李佳琦一次直播可以带货350万,这不仅是一个销售奇迹,也是消费理念的一个巨大转折,在李佳琦以及众多主播身上,可以观察到他们拥有了全新的价值观,并且身体力行地去颠覆传统,他们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理直气壮地把“无用”变成“有趣”。

2019年12月的一天,“最尴尬的知识分子”许知远出现在了淘宝第一女主播薇娅的直播间。当薇娅告诉他短短几分钟里已帮他卖出去6500本“单向街日历”时,许知远脱口发出一声感叹。这一情景显现出一个人群对另一人群的陌生,同时也让人看到,知识精英在不无高傲地想要传递出某种“不服输”。

名字被脱口秀选手卡姆读成“掌勺刚”的中国传媒大学博导张刚,面对《吐槽大会》第四季的主咖嘉宾英雄联盟项目电子竞技选手、游戏主播第一人PDD刘谋,发出了大意为这样的感慨:不求节目请来的主咖名气有多大,好歹自己能认识就行。

以前的草根明星,是网民有意制造出来的,而现在诸如薇娅、李佳琦、李子柒、李诞、郭帆、饺子等这样的销售明星、综艺达人、商业片导演,是靠自己努力奋斗出来的,他们的成功,带有必然性与正当性。这些没有任何骄人背景的新公众人物群体的兴起让我们看到中国商业环境、文化气氛、精神价值等宏大领域正悄悄发生着不可阻挡的裂变。

似乎无法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这样的变化,难道把当下的这种状况称之为“新草根时代”吗?显然这是不准确的。再有草根网友用以前的方式“一夜成名”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会招惹来群嘲。人们更加注重个体感受,也更懂得寻找到自己合适的地位。

浮躁、焦虑,是过去几年的流行词,或是前几年被提到的缘故,2019年的时代情绪反倒不再是浮躁与焦虑。面对新浪潮,有人站在了合适的时间点与位置,成为了风云人物,必然有人因为拒绝而停留在一个安全舒适圈边上,发出许知远式的感叹。

艺论

《艺论》旨在探究各艺术门类出现的现象,产生的问题以及所秉持的艺术倾向,内容涵盖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电视、舞蹈、书法、摄影、曲艺、杂技等艺术门类及相关话题,要求内容翔实、观点新颖、文章可读性强、信息量大,期待您有观点、有情怀、有文采的艺术评论文章向我们源源不断地砸来。

邮箱:yzdswby@126.com

家族史叙事的新收获
——从《京西之南》的人物塑造说起

文/邱振刚

家族史叙事一直是中国作家进行长篇小说创作时频繁采用的文本形式,《金瓶梅》《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等重要作品均是如此。这些小说将国家、民族层面的历史变局,浓缩于某一家族、家庭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际遇中,以人物命运的转折起伏来折射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如今,凸凹的《京西之南》堪称这一类作品的最新收获。这部小说由一则极具创世寓言意味的故事开启,讲述了古姓一家人扎根于京郊榆林水村后的家族史,作品以古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主政权建立、土地改革、“文革”直至改革开放年代的经历为线索,以虚实结合的笔法,讲述了近百年来发生在房山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变迁。

家族史叙事的作品中,一般都会把某一个人的命运作为家族兴衰的核心,这样的人物塑造成功了,整部作品的故事脉络和文学品质就具备了扎实的支撑。《京西之南》中,承担着这一功能的人物显然就是古月。小说中,他的父亲被汉奸杀害,大哥因怪病早逝,弟弟、侄子被日寇的大炮炸得粉身碎骨,嫂子在自残肢体后独自栖身荒屋,这样的情节设置,给这一人物的命运镀上了一层宿命般的悲剧感。然而,他不但没有被苦难命运压垮,反而越发呈现出乐观昂扬的人生姿态。家园被毁、亲人遇难后,他加入了抗日队伍,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却在家乡即将解放的时候,因为擅自行动违反军纪而被处分。他丝毫没有因为失去了看似光明的前途而懊丧,反而精神百倍地和妻子乔祺燕回到家乡,并一起建设家乡。

作品里关于抗日战争部分的叙述,作家更多依赖于历史资料。而当故事进入到新中国成立后,小说就有了更多的在场感和地域性。在和平年代,小说中人物

的个性得到了更多的展现,语言更加鲜活饱满,情节也更富有生活气息。这时出现于小说中的吴春山、白鼎轩等人物,有的生长于本乡本土,有的则是在时代和命运的裹挟到这里。古月作为转业而来的当地基层干部,此时他的身份其实兼具双重意味,既是“京西之南”发展建设的参与者、领导者,又是一名因为军旅生涯而有了某种外部性视角的观察者、评价者,“(他)已不再是警卫员出身的一介莽夫,在农村工作的实践中,时势的造就、土地的涵养、人民的哺育,使他成了一名有思想、有韬略、有政策水平,能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基层领导者,他的生命有了质的变化。”于是,作家可以更加灵活、从容地借此人物,艺术化地展示出对历史过程的思考。

“文革”中,古月被遣送回榆林水村劳动改造,他并没有因此消沉退缩,反而觉得“那里漫山遍野都是草药,既可以治病又可以打牙祭”。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他为了多为农民干实事儿,虽已退居二线,却心甘情愿听从老首长的召唤,来到邻省的田间传授农村工作经验。

从人物的经历来看,古月这一人物显然有原型,他的身份、职业、经历和普通农民相比固然有其特殊性,他在部队上、在县一级领导岗位上的种种经历,更是远在普通农民的生活世界之外的,正如他对老领导刘秉彦所说的,“从榆林水村到县城,有近二百里的路程,如果不是跟着您在队伍上干过,做梦也想不到会走到今天这个世界”。但是,恰恰是因为他的经历的复杂性和身份的多源性,他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冲击的承受者,作家正是通过呈现他面对苦难时的姿态,集中体现了“京西之南”的人们的

秉性和气质。

除了用自己的命运来结构全篇,古月的作用,还在于通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出场,引发对新一轮社会形态的变迁的描述,并引出更多人物的出场。例如,在抗战时期,他参军入伍,也带出了八路军旅长刘秉彦和卫生队护士乔祺燕。前者是他毕生的导师,后者则成了他的妻子。而乔祺燕作为医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她在京西建设医院、服务农民的过程,其实也是建国后地方建设的缩影。

当然,对古月在叙事功能上的论述,并不意味着否认古月这一人物自身的生命力。实际上,他的个性是极具层次感的。如果说整部作品中上百个正式出场人物的性格,组合起来可以从不同侧面呈现京西人特有的性格特质,那么,古月的性格,就是京西人个性的集中体现。在他身上,北方山区农民、八路军战士、农村基层干部等多重身份实现了有机融合。而且,他的生命里,还始终存在着一种倔强果敢的生命力。就像作者借白鼎轩的视角所看到的,“这个古月,虽然已经是县政府的粗俗和朴素。”小说中,古月对于战争年代中的枪伤和在批斗中的摔伤,始终是在“快活地承受”。

很多出现在历史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主要人物,往往被作家赋予阐释自己的历史观的功能。但从《京西之南》来看,作家对古月的创作意图显然不止于此,小说实际上通过古月这一人物撬动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情节,通过蛛网般的辐射效果,刻画出各具特色的人物群像,并以点带面地反映出整个京西的历史面貌、社会形态和文化特质。这样的叙事结构,无疑为今后的家族史题材长篇小说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路径。